

《开端》：类型开拓的探索与流于表面的景观

李宁

经历了2021年国产悬疑剧泛滥可陈的集体表现之后,《开端》在今年年初的出现令人眼前一亮。该剧讲述一对青年男女在时空循环中尝试阻止一起公交车爆炸案,因采取国内较为新颖的“无限流”样式和烧脑的悬疑故事而备受关注。

时空循环类影视剧在国外并不鲜见,《土拨鼠之日》《罗拉快跑》《蝴蝶效应》《源代码》《明日边缘》《忌日快乐》等都是个中代表,国内也有《开端》等作品先行试水。《开端》的特别之处,在于采取了“悬疑+现实”的策略,将时空循环/密闭空间中的悬疑推理故事与当下现实议题相结合。如今该剧收官在即,总体而言,可以说,其悬疑部分的叙事节奏在大部分时候都保持了紧张刺激,“谁是凶手”的悬念扣人心弦,这也是其能够获得高口碑的主要原因;但与此同时,其对于现实议题的呈现与发掘有些隔靴搔痒、流于表面,成为一大遗憾。

从本格派到社会派的取巧改编

《开端》改编自祈新君所著同名小说。如果结合推理作品的风格流派来看,会发现小说与剧集存在很大的差异:原著小说偏向着重悬疑推理的本格派,而剧集则更着重考究现实问题的社会派。在原著中,除了公交车司机王兴德夫妇因亡女遭受网暴而报复社会之外,车上其他人物均没有相关背景延伸,其重心在于展现找出凶凶、阻止爆炸的推理过程,而不在于借此观照现实。

改编者的聪明之处,在于看到了原作所具备的勾连社会议题的潜能。试想,还有什么空间比公交车更能集合各色人等、贴近草根生活、展现社会百态的呢?而通过时空循环的设定,又可以逐次展现车中不同人物各自不同的生存境遇。于是我们看到,除了女大学生李诗情、游戏架构师肖鹤云两位主人公之外,车上还聚集了有犯罪前科的瓜农马国强、漂泊无依的民工焦向荣、被父母过度保护的二次元少年卢迪、深陷亡女阴霾的公交车司机王兴德与陶映红夫妇等各色人等。借助这些人,该剧触及了网络暴力、直播行业、家庭教育、游戏产业、底层生存等形形色色的现实议题。就连前半段闯红灯导致车祸的小角色,也被

设置为近年来屡屡被报道的为争分夺秒而罔顾生命安全的外卖小哥。通过这种方式,《开端》将多元驳杂的社会议题熔于一炉,变成了现实生活的大杂烩。

这种改编策略,显然迎合了近年来国产影视剧尤其是悬疑作品的现实主义潮流。从电影《爆裂无声》《心迷宫》到网剧《沉默的真相》,这些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以真切现实主义精神观照人性的幽深与社会的繁复。当前的影视剧创作似乎也日益流行一种观念:如果不有意聚焦一些社会热点话题、迎合群体情绪,就难成市场爆款。对于制作方正午阳光来说,现实题材创作向来是其拿手好戏,而《开端》导演孙墨龙此前曾执导《我是余欢水》等作品,对于如何介入现实议题可以说轻车熟路。

游戏玩家与工具人的角色设置

不过,值得进一步品味的是,具体到《开端》,这种杂糅式书写真的有效吗?

剧中虽然角色繁多,但具有现实深度的人物并不多。这一部分是因为,时空循环的设定原本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物形象的塑造空间。另一重原因则在于,该剧为了加入更多现实议题而丰富了配角的人物背景,但多少忽略了两位主人公的性格刻画。

时空循环叙事的要义,在于在重复的时空中体验不同的人生命运,寻找不同的意义。因此循环不是无意义的往复,而是螺旋式的发展。但《开端》中,除了肖鹤云的游戏从业者的身份有所强化外,该剧并未在原作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两位主人公的背景与性格,导致二人的形象从头到尾较为单一,每一次循环仿佛都只是简单的复制粘贴。除了升温过快的感情戏之外,很难看到二人更深层的成长和蜕变。

剧中两位主人公在本质上更像是游戏的玩家,而非故事的主角。凭借时空循环技能,他们原本可以安然脱身,但为了其他乘客的安危而决定找出真相。这就使得他们在这出组织爆炸的通关游戏中可以无所顾忌地死亡下线,存档重来,处于一种游离与旁观的位置上。这种设定一方面稀释了主人公做出抉择时的挣扎感与命运感,另一方面也让二者更多



地处在如何完成游戏任务的焦虑中,而很难与其他人物产生情感与精神层面的更多互动。

至于剧中的其他人物,则更像是配合两位主角完成通关游戏的NPC(非玩家角色)。或者说,为推进剧情而刻意设置的“工具人”。公交车上的马国强、焦向荣、卢迪等人物被先后解除嫌疑后,在后来的剧情中几乎就隐匿不见,没有发挥出更多的人物价值。每一次循环中的警察刑侦戏份都因下一次循环的重启而清零,不仅导致一些叙事冗余,还使得主人公与刑侦副队长张成等人物之间没能发展出深入的人物关系。如果说刘奕君饰演的张成还较为丰满可信的话,刘涛饰演的副局长则因可有可无的设定与演员生硬的表演而频频令人出戏。因此相比原著,配角们的数量固然更多、人生背景固然更丰富,但叙事的拖沓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著的紧凑感与紧张感。

停留在表面的现实图景

借助公交车这一空间,《开端》的确

让观众们看到了一幕幕的人生悲剧:瓜农马国强因为犯罪前科而被家人断绝关系,民工焦向荣无力承担房租只能流浪失所,少年卢迪身患哮喘又饱受父母过度保护的煎熬,王兴德夫妇长期期盼女儿亡故与网络暴力的双重深渊……每个人难以摆脱的情感创伤与人生羁绊,共同构成了一幅看似斑斓的现实图景。

但这种现实图景,更多的是生活的碎片与表象。它们是被有意堆积出的供观众凝视与猎奇的景观,以此增强作品的现实感。不能说它们不真实,只是有些浮光掠影,缺乏深层的现实逻辑。例如剧中民工焦向荣因为女儿不舍得买卫生巾而有意保留了房东扔给他的几包,恰恰在李诗情借卫生巾时借给了她,由此也解除了自己的嫌疑。将原作中的纸巾替换为卫生巾,这一改编与其说展现了底层人物的辛酸与善良,不如说是对两年前引发热议的“散装卫生巾”这一话题蹭热度地移植,显得过于刻意。

《开端》中有这样一个桥段:当得知瓜农马国强被妻儿抛弃后,女主角李诗情以编造谎言的方式让马国强相信儿子始终在牵挂自己,从而慰藉了其情感创伤,还上演了一出众人吃瓜的其乐融融

《开端》讲述一对青年男女在时空循环中尝试阻止一起公交车爆炸案,因采取国内较为新颖的“无限流”样式和烧脑的悬疑故事而备受关注。上图为白敬亭饰演的肖鹤云,右图为赵今麦饰演的李诗情

景象。这一幕恰如整部剧集在现实书写上的一个缩影:它所采取的策略是仅仅对现实困境展开温情地抚慰,而不是进一步追问并探索建设性的解决路径。除了对王兴德夫妇遭遇的网络暴力的揭示与控制稍显深入之外,该剧对其他社会话题的介入总显得有些隔靴搔痒、浅尝辄止,缺乏令人进一步共情与共鸣的力

量。因此,虽然《开端》以类型开拓的姿态为2022年的悬疑剧开启了一个良好开端,但国产剧的现实主义之路还有长足的进步空间。

(作者为文艺学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完美人设”能否推动角色淬炼成钢

——《王牌部队》创作本体角度的局限

张富坚

花开不断,物谢有时,然要有迹可寻不逾规。近年来军旅题材电视剧创作不断,却无法企及《和平年代》《DA师》《士兵突击》等久远的经典,难以描绘出强军之路的真实图景并阐明其历史逻辑。观众和市场都期待有新鲜力作的出现。《王牌部队》被寄予这种希望,其创作建立在经典模式之上,试图推陈出新一种“完美人设”。但这种尝试与故事人物塑造的基本规律出现背离,导致故事情节和历史图景不断推进而人物性格却不见成长,值得从创作本体角度进行一下反思。

较量中曲线上扬的人物成长历程:军旅剧的经典模式

作为一部双男主模式的军旅题材电视剧,《王牌部队》自然离不开角色之间的交流、较量与共同成长。在军旅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中,这是一种经典模式,从《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成才,到《DA师》中的龙凯峰、赵梓明,莫不如此。在此模式下,编剧在“死对头”与“战友情”两种关系间平衡,精心编制戏剧桥段,从而达到戏剧性的充盈。《王牌部队》的初始设定颇有张力——矿工子弟出身的高粱与军人家庭出身的顾一野,他们的背景、性格、形象和行为习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巨大的差异给电视剧的情节推进预设了充分的张力空间。再加上主演黄景瑜与肖战的偶像光环加持,《王牌部队》甫一播出便话题不断、屡上热搜。

然而,尽管沿用了经典模式,《王牌部队》的最终呈现却并不理想。偶像演员的演技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本质问题出在剧本上。

从基本的戏剧规律来讲,主人公的初设起点须低,人物有先天不足,才有向上突围的欲求,才有后续的成长空



肖战在《王牌部队》中饰演颇具书生气的军人顾一野



钟楚曦在《王牌部队》中饰演文艺女青年江南征

间。如果是双主人公,则两者还应在故事发展曲线中互为犄角,此消彼长,交错攀升至故事高潮。军旅剧之所以采用双男主设定,颇类似于戏剧起源之初的角抵戏,低头积蓄力量,后续爆发力量。而利用对称角色制造戏剧性冲突,展现军人在淬炼成钢的奋斗历程中所体现出的不屈意志,从而塑造人物在军旅中的成长——从普通人变成有头脑和勇气的战士,其本质是性格的蜕变、升级。《DA师》《士兵突击》等剧给这种叙事模式树立了成功典范,其要诀则是赋予角色性格以缺陷,缺陷激发其斗志,让他们不断在各种由于性格特征而导向的行为中挣扎与对撞,使角色性格走向丰富,最终成为英雄人物。

而在《王牌部队》里,或许是由于编剧想开创一种性格上“完美人设”式的双男主模式,或许是制作方在剧本统筹阶段过多考虑采用偶像演员来出演,又或许是剧本本来就是为特定演

员度身定制,就双男主的整体人设而言,编剧显然不太舍得为其添加什么性格缺陷或凡俗欲求,他们是天生的优秀战士,仿佛天降神兵——这与同类型军旅剧中粗犷、懵懂、胆怯、淳朴的新兵蛋子跌跌撞撞成长不易的形态完全不同。

先看普通战士高粱,他代表着改革开放初期征兵思路指导下我军兵源构成的一份子,本应有时代特色和局限性,但这个角色除了受教育程度低之外,几乎无瑕疵。按照现实逻辑,年轻人朝气蓬勃,但仍需通过自身努力,提高业务水平,追赶军队现代化变革发展的铿锵步伐。否则,高粱在当年的军改过程中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据此,小学文化程度的高粱对现代化军事技能认知的心路历程和学习过程应该着重表现;如何克服学习障碍?如何培养坚韧的心性?如何从毛躁小伙变成稳重指挥官?这些都有戏可做,且大有可

为。但剧中只是草率地介绍了他立下战功,并以此为起点去军校深造的经历。那问题来了,高粱这个人物最终的走向是特种部队大队领导,从刚入伍时连“青梅竹马”是啥意思都不知道的半文盲到专业技术能力突出的部队领导之间的距离是如何跨越的?仅凭军校的履历可不能说服观众。如果高粱的个人能力养成未能充分体现,那他的领导力和军事技术何来?如此天生的天赋真实现吗?——所以,这种写法已经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人为的拔高了。

再看精英军人顾一野,受过高等教育且个人素质高,代表着我军现代化人才发展的方向,势必要被时代潮流推上历史舞台,成为军队的中坚,所以顾一野的戏份必然要在剧中占有极大比重。塑造这样的天赋型角色,展现其卓越的军事业务能力固然趣味盎然,但更需要表现的是通过各种事件淬炼其“军魂”的过程。换言之,顾一野形象刻画

的重点应是其性格和精神的复杂层次:战士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但事实却是,这样肩负大任的角色在剧中只有极少戏份是关于性格成长和精神蜕变的。顾一野一出场就拒绝女友的追求,直言“当兵就是我的命”,直接用“命运观”堵死了事业成长内在动因的上升通道。此后,顾一野被无关痛痒的情节推动往前走,却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并诱发关于军人事业的自省和升华,难怪有观众感言“顾一野的戏份集中在儿女情长”,这实在是剧作的一大遗憾。

新时代军队人物形象塑造的两条路线,不可偏废

《王牌部队》试图展现四十年强军历程,以表现军队技术路线的发展为焦

点,从英雄人物的竞争与合作入手,追求史诗化表达,本是不错的思路。在这个思路下,军队人物形象塑造有两条基本路线:不仅要体现其技术和业务能力的升级,更要体现其在性格和精神上的淬炼。任何一条路线没铺好,或交织不够,军旅剧的表达便有跑偏的危险。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剧中这两条路线分离且做戏不足,极大影响了整体的艺术呈现。也因为该剧双男主高粱与顾一野作为戏剧角色的成长空间不足,只能通过添加儿女情长的感情戏,催化其戏剧行动。

所幸《王牌部队》并未辜负剧名中所蕴含的集体性力量,依托较为扎实的群体像塑造,呈现了和平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军的艰难历程,并抓住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为主的改革发展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及时调整军队战略发展方向,向高科技新型作战理念转型的时代背景,描绘中国军人的具体奋斗过程。虽然主角人设定位导致的先天性缺陷,致使双男主无法支撑有血有肉的军旅生涯,主创或许是主观不想,或者是客观不能,在不去改变人物设定的情况下,就只能借助于戏份的调整(加戏或减戏)来进行创作平衡。制作方邀请傅程鹏、徐洪浩、孙逊、李幼斌、何政军等演员联合担纲,塑造出姜卫星、赵泰六、舒家贵、牛满仓、韩春雨等鲜明的军人形象,让男兵女兵在残酷的训练和实战中逐渐蜕变,全面有效地显现出我军积极向上的整体风貌。他们将中国军队解放军的精神气质演绎得越趣盎然,形成了主戏弱、配戏强的角色格局,为该剧增添了英雄的底色。

可以说,《王牌部队》所尝试的双男主完美人设的创作实践毕竟是一次冒险,如何让制度与技术自然呈现,如何塑造成长路线曲折起伏的英雄人物形象,又如何将二者自然融合,尚需仔细思量。这部剧的得失也将提醒业界:军旅题材在突破创作困境时,要紧紧抓住题材的核心路线,要以人物塑造为导向,审慎地权衡人设与剧情推进之间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产出不失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构建起立得住的英雄形象,重新凝聚军旅剧创作的正能量内涵。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讲师)